



都市类小说是以男女之间的爱情为中心，以都市环境为背景，
展开故事情节，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题材。
这类小说贴近时代生活，贴近青年读者。发掘与倡导流行文学的精品元素，
并与读者的传统审美习惯适度结合，
竭力捕捉生活发展中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式，新走向。



都市阳光

何凯旋 著

都市阳光 (上)

何凯旋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阳光/何凯旋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387-1028-1

I. 都…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6397 号

都市阳光

何凯旋 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王金亭

封面设计:世纪鼎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3 印张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印数:5000 册

255000 字

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 200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62 元(上、下册)

《都市阳光》

一个让人腻了又腻的曲艺团竟变成了影视公司。于是，都市阳光下，整天错睡的少女挤上总经理的单人小床，穷酸蜗居的老艺人回味着三十年来无望的情梦，小饭馆的老板娘想用手中的钞票垫起发瘪的乳房，花鼓戏演员迷恋着团长一身完美的肌肉，娱乐城小姐幻想着明星的热吻，徐娘半老的领班却在埋怨生不逢时……

都市的阳光永远辉煌，都市的人们何时灿烂？

目 录

睡梦中莫名地发出来笑声磨牙声·····	(1)
女干部预感到生命即将结束·····	(2)
他知道准有一天会敲响尘封已久的鼓面·····	(3)
难道真的有人死了吗·····	(7)
她们在阳光下有种鬼森森的感觉·····	(9)
三十年前杨涛一表人材·····	(12)
有了他,便有了脸上的光荣·····	(15)
血,老流血·····	(23)
一个姑娘又怎么样·····	(27)
它的魅力不是在白天而是在夜晚·····	(30)
我爹爹像松柏·····	(32)
已经准备哭丧的那些人·····	(41)
你本来也是娘娘的命·····	(48)
冲着天花板射出一粒子弹·····	(52)
对于张望者杨涛来说·····	(54)
那个不足万人的小城十分荒凉·····	(56)
立正!站好!稍息!·····	(59)
您就像我妈一样·····	(63)
我看你像 V6·····	(65)
子承父业·····	(67)
噶 噶·····	(72)
我姑娘是你缠的吗·····	(75)

目 录

mu lu

不是演叛徒就是演汉奸	(78)
南方人并没有离开这座北方城市	(82)
她的飞机在梦中被敲成碎块	(86)
我骗你这个孝子不是找死吗	(95)
嘻嘻,妈盼着哪	(102)
怎么不来一个大地震	(106)
她是谁的有什么关系	(109)
她那敏感易动的心进入状态	(116)
您是大制片人我哪敢不认识	(124)
像现在就需要上床	(131)
瞧瞧你们喝的	(137)
你告诉我什么叫有出息呀	(142)
现在的孩子都很 ONESELF	(148)
你拔我钥匙我明天怎么带我姐回家	(152)

睡梦中莫名地发出来笑声磨牙声

紧挨着蔬菜批发市场的回收公司装饰着贴金招牌的大门，相邻着电业招待所带地下室的二层楼的客房，客房正对着不足二百米长的街面，街面两边矗立着两栋 1951 年建成的旧式筒子楼，与筒子楼并排延伸出去制药三厂镶着玻璃马赛克龙形图案的厂房对面，天蓝色有机玻璃贴面装饰的天一乐娱乐城内，那些涂抹着浓重化妆品的姑娘，除了昨天晚上参加外经委夏主任生日晚宴的南方客商领走的红姑娘，被鼓手悄悄带走的黑丫头，其余的现在都躺在餐厅铺着桔黄桌布的长桌上、楼上包房内围成一圈的沙发上。

她们有的仰面而睡，有的蜷缩在沙发的拐角处。睡梦中莫名地发出来笑声磨牙声……还有别的不雅的声音。装饰着碧绿塑料盆景的音乐餐厅前台，靠墙而立的立式座钟，二楼走廊尽头唯一一间卧室内，挂在墙壁上的挂钟，两座钟同时敲响凌晨七点的钟声，钟声混合着那些复杂的声音使娱乐城老板大齐子睁开眼睛，穿上衣服来到楼下，看见仰面睡在餐桌上的姑娘们，她们没有被钟声吵醒。大齐子走过去，给她们抻下露着半截后腰的衣裙，把压在脑袋下面的胳膊抽出来，换上团成一团的餐巾枕上。

老板！睡梦中发出鼾声的姑娘睁开眼睛。睡吧！大齐子拍一下她的脸蛋，姑娘重又合上眼。酒店的门这时候被拽响。大齐子走过去，打开门，门外已是一片嘈杂，几个上菜准备到早市去卖的小贩，理着被雨水淋湿的头发问：有早餐吗，有粥吗，有咸菜吗。问着往门里挤。大齐子把他们推下台阶，喝粥去到那边去！大齐子指着街面斜对过挂起来的一排红色塑料幌子威严地说。小贩们抬头看了一眼堂皇的酒店，退着身，慌张地消失在街面上拥挤不堪的车辆后面。

女干部预感到生命即将结束

满载着各种蔬菜的卡车，车上的货件已经被雨水打湿，细雨还在下着。这些来自外省外县的车辆，一夜之间，排满批发部门前不足二百米的街面，没有人注意到，一位从市妇联退休回家的女干部，在街口宽敞的马路上，擎着一把红色的绸伞，把一缕银发抵到耳朵后面的优雅手势。她侧着身体穿过车辆之间的缝隙，到前面正在批发西红柿的货车跟前，她要了5件，发现其中两件西红柿发青，她想调换一下。

坐在货车顶上的女货主，密切注意着满车的货件，发现打着红绸伞，姿态优雅的女干部正往下搬。她抬脚踩住活动的货件。我换两件，女干部把绸伞扬起来，露出来保养良好的面孔，盯着坐在货堆上、淋在雨里的女货主。女货主脸上正往下淌着水滴，头发成缕地耷拉下来，她看见那张优越的面孔，心里产生了反感。不行，她断然说道。怎么不行！女干部据理力争。女货主不再理她，指挥着搬运工批发着货件。你拿青的当红的骗人，还不让换！什么东西！女干部在雨里继续保持着优雅的姿态。你别跟我在这一里装相！女货主猛然回过头，滚犊子！她顺手拿起一个熟透的西红柿，朝着下面扔过来，正好打在女干部没有防备的脸上。西红柿汁儿溅她满脸，把她良好的仪表弄得一塌糊涂。你打人！女干部掏出手帕擦着脸上的西红柿汁儿。你凭什么打人！她挥动着沾上西红柿汁儿的手帕问道，语调里渗透了坐惯办公室养成的官腔。

滚犊子听见了没有！女货主又扔过来一个西红柿。女干部已有防备，用伞去挡，西红柿在伞顶上滑过去，打在身后的车厢板上，砰地溅射出来。女干部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无理而又野蛮的现实。你个臭卖菜的！她脱下多年养成的文明的外衣。别当我们家里没

有人！她把伞收起来，让自己也淋在雨里，稀薄的头顶承受着雨点的打击。我大儿子是七处的，我二儿子是刑警队的！她大声地宣讲开来，一个臭卖菜的算个什么东西！菜贩子们都知道七处和刑警队，纷纷让开路，让她往电业招待所门前公共电话亭方向走过去。女货主悄悄地从货车上下来，她受不了刑警队和七处的刺激，没有害怕反而更加恼怒。脖子上挎着装满钱的皮包左摇右摆地晃荡着奔跑开来。脚下被绊了一下，又尖又细的高跟鞋鞋跟飞出去，惹得一阵笑声。她捡起皮鞋，光着一只脚，继续奔跑。

女干部已经拨通家里的电话，她的大儿子身披睡衣，在电话那边开导着他妈：妈，您何必哪。咱家什么也不缺，何必卖那玩意！我让你给我报仇！女干部怒斥道。妈！谁？她是谁？电话到此打住，话筒掉下来，在电话亭外面耷拉着。女干部头顶上受到了尖细皮鞋跟有力的一击。血冒了出来。垂落的电话筒里还在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你妈个屁！女货主又用劲地击打下去。女干部稀薄的头顶哪里禁得住这般击打，立刻被击穿。血流得满身满脸，你打我你把我打死啦！女干部预感到生命即将结束，手捂着头顶。四下里胡乱地走几步，一头栽倒下去。

她的大儿子在电话里听见一片惊呼声。

他知道准有一天会敲响尘封已久的鼓面

趴在1951年那栋老楼窗口上的著名笑星笑笑，手里的绳子滑落下去。给他装满一筐黄瓜的菜场保安队员冬生，看见菜筐从上面落下来，然后看见著名笑星不足1米的个头，那个残废的身材支撑着的圆脸上，布满惊愕的早衰的纹路。他这才听到背后菜站里的惊呼声，转身朝着出事地点跑去。

笑笑缩回到他住的那间堆满锣鼓钹的三楼仓库，楼下嘈杂的

景象中，他看到早以预感到的一幕。他跳下放在窗台下的一把皮椅，到尘封已久的架子鼓跟前，开始敲起鼓来。鼓声振动着胶合板钉成的隔板，隔板另一端，真正的鼓手怀抱着昨天晚上从娱乐城带回来的黑丫头。他们侧着身体挤在钢丝床上。

“什么声音。”黑丫头先被惊醒。

“睡觉。”

“你听。”

“鼓。”

“你不是鼓手吗！”

鼓手的房间四壁贴满美国黑人爵士乐队演出的黑白剧照。黑人乐手比鼓手消瘦的身材狭窄的脑袋要魁梧十倍，他们个个扎着黑色腰带，瞪着黑白分明的眼睛，披着和鼓手一样长的头发，一副狰狞的面目。黑丫头瞅着这些黑人，耳边响着阵阵鼓声。昨天晚上随着鼓手摸黑到床上，脚下踢到的东西咣当响，现在看到满地烟头，满地肮脏的鞋袜。昨天晚上踢倒的钢锅滚到了床下面。

“我得走。”黑丫头穿上黑色的裤裙。

“刚刚7点钟。”鼓手拿出枕头下的手表。

“你这是什么地方。”

“再睡一会儿。”

“不行！太乱太吵。”

“笑笑！残废！我×你妈！”

笑笑根本听不见鼓手的骂声。他围着架子鼓拼命地挥舞着鼓槌，击打着尘封的鼓面，鼓面上不断荡起尘土。尘土使他看到了那个叫做麦哲伦的尘土飞扬的小镇。浙江矾山县驼背的祖父和父亲遗传到他身上的基因，变成了过早定型不再成长的侏儒。5岁时，侏儒随着舅舅远走他乡，在三江平原那个叫麦哲伦的乡间小镇落户。麦哲伦乡间小学至今流传着身残志坚的侏儒男生不甘落后，勇于进取的美名，以此来激发那些正常发育的农家子弟，他们知道

那个侏儒男生唯妙唯肖的表演技巧。在他五年级的时候已经在麦哲伦小镇无人不知。县文工团借他去地区汇报演出，他与同台大人们表演三句半，充当最后半句的击锣者，每当他的锣声响过，都会有掌声四起的情景出现。没有人知道那个富于表演才华的男生为什么会在中学一年级时，突然离开麦哲伦中学的原因。学校的墙壁上也许至今还保留着那时候深深刺痛侏儒男生自尊心的绰号：小八股牛子。

这个绰号来自于一群中学生往塘坝水渠里泌尿的游戏：他们比赛看谁泄得远，侏儒男生深知自己的劣势，便站到渠边上，结果仍然失败。反而招来同学们的好奇，他们蜂拥而上，把他推倒在渠坝上，解开他的裤子，看见他的狗鸡小得像个漂亮的钮扣，缩在稀疏的茸毛里面。同学们惊讶地扬起自己的狗鸡与之比较，就越发觉得有了可笑的把柄，在一阵妄为的奚落之后，学校墙壁上出现一个崭新的绰号：小八股牛子，并有相应的图形画在上面。笑笑第一次感到内心深处某种东西的觉醒，他开始明白自己的作用。在逃学一个星期后。毅然决定再也不去学校，只身来到地区文工团文艺汇演所在地，要求当卖票员。礼堂外面便经常有人为观看不足1米个头的侏儒站在高高的售票窗口后面，于是卖票率骤增。主管电影院的文化局领导非常满意。笑笑在卖票之余积极参加地区文工团的演出，均赢得满堂掌声。

这时候已经进入80年代中期，相声如火如荼地席卷着神州，为民众所喜爱。地区文工团决定让他与一位老相声演员合演父与子段子。笑笑已经20岁，从面容体态上看得出来，但声音动作更趋于女性化。他们默契的配合很快轰动省城，不久赶上全国相声大奖赛，电视现场直播，《父与子》作为地区文化局唯一被省文化厅选中的段子。笑笑作为逗哏，老演员作为捧哏。一举获得1985年全国电视相声大奖赛头奖。掌声和鲜花没有赢得他心理上真正的满足，正像更多人见面，只是伸出手掐一下他那饱经风霜

不再年轻的笑脸，表情完全是对稀有动物的青睐。

笑笑每每这时候打下去对方的手，做出来更为可笑的动作，让他们因此大笑。时隔不久，一纸调令，他来到了省中心城市曲艺文工团当上了专业相声演员，曲艺团期待着新段子出现，团长宣布只有新段子登上新高峰，他才能有希望从这间旧楼仓库搬到崭新的居民楼内。他在仓库里一住就是十年。十年间，风起云涌的经济大潮席卷而来，民众对相声的渴望转到金钱上去。在为金钱的欲海拼搏疲惫之后，越发觉得相声的浅薄与无用，不能解决身心疲惫的问题。于是娱乐城、歌舞厅、卡拉 OK、三陪小姐应运而生。曲艺团发百分之七十的工资，人心涣散下来。开始各找赚钱的门路，笑笑成为本市娱乐城歌手，新婚夫妇婚礼主持人。经常出入各类档次的音乐餐厅迪士高舞厅，为平民婚礼在简陋的食堂饭店逗得新郎新娘面目羞红，频频亲吻。他便收下红纸包好的酬金悄然离去。回到蜗居的仓库，希望有一片安静的居所，睡上一个长觉。

楼下菜站一片蚊蝇般的嗡嗡声，在他尚未睡足的时候，准时地钻进耳朵，愤怒之余，索性在城市黎明尚未来到之际，坐到窗台上，望着楼下寂静的菜站。在他将近 10 年的瞩望中，渐渐熟悉菜站临街的一家大饼摊子首先支起炉灶，由一位小姑娘端出来平底锅，开始烙饼。天色微明，睡在菜车顶上的司机纷纷醒来，到简易的席棚里去吃烙饼。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姑娘变成了小媳妇，身体渐渐粗壮起来，喊声也随着粗壮起来。随后是菜站门口建起了收费电话亭，看守电话的老头 5 年前坐进有机玻璃亭内，他与卖烙饼的女人似乎在暗中较着劲儿。把早起的时间往前提，寸步不让地看谁起得更早。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不断地发出来窃窃的悄笑，彼此观察着对方。终于看守电话的老头发现了烙饼的女人爬上一辆拉白菜卡车的驾驶室。车内的棚灯亮一下又关掉，看守电话的老头明白其中的秘密，他弯着腰穿过街面，敲响烙饼摊子后面紧闭的门板，把流言传进去，弯着腰回到电话亭内。若无其事地坐下来，看

着一个彪悍的男人随后用顶门杠打碎卡车驾驶室三面的玻璃，玻璃的碎响让整个菜站热闹起来。哈哈，笑笑在五年前第一次从瞩望窗台上站了起来，发出来欢乐的笑声。菜贩们认出这是他们久违的笑星，纷纷冲他招手致意。他知道准有一天他会敲响仓库里尘封已久的鼓面。

难道真的有人死了吗

鼓手把门踢开，精瘦的鼓手夺过不断挥舞的鼓槌，往他头上打下去。笑笑低头躲开，钻进鼓架下面，使鼓手打不着自己的脑袋。

“让我打一下。”鼓手非要解他胸中的怨气。

“你非要打？”

“我非要打。”

“你轻一点儿。”笑笑看着躲不过去，便出来等着挨打。

鼓手的鼓槌打在他的头上。真正的鼓手打得干净利索。

“你打了我一个包。”笑笑摸到头顶上柔软的肿块。

“叫你碍我的好事。”

“你那算什么好事，你过来看。”笑笑郑重地说着重新爬上皮椅，坐到窗台上，指着下面的菜站让鼓手看。菜站已经恢复平静，雨还在继续下着。雨里没有任何凶兆。电话亭前面停着一辆满载着新鲜芹菜的卡车。车厢上溅满长途跋涉的泥点。菜贩围着车厢，抢购着成捆新鲜的芹菜。

“让我看什么！”鼓手看见令他烦恼的嘈杂的场面。“你唬弄我！”他拽着笑笑的耳朵，把他从皮椅上往下拽。

“真的真的，”笑笑忍着耳朵的疼痛指着窗口，“就在电话亭前面。”

“电话亭前是一车芹菜。”

“刚才不是，刚才是一个老太太躺在地上。”

“唬弄我！”鼓手坚信他在唬弄自己，“下来！”把他从皮椅上拽下来。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笑笑捂着耳朵自己也开始怀疑下面是否发生了凶案。发生了凶案的菜场怎么会这么快没有了异常的反应。那些惊呼的人呢？难道真的有人死去吗？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耳朵被拽得越发地疼起来。“大哥大哥，我不要昨天晚上挣的钱还不行吗！”他指的是昨天晚上他们共同在娱乐城演奏所挣的钱，以此来平衡鼓手受到蒙骗的愤怒心理。

“好！这还差不多！”鼓手松开手。昨天晚上所挣的二百块钱放在他的裤兜里。“你…一分钱不许要！”鼓手兴奋地伸手去掏钱，裤兜内侧有个小兜儿，小兜里已经空空如也，翻过来，还是空的。

“哎唷！”鼓手惊叫道，“钱哪？”他问笑笑。

“你揣的钱我哪知道。”

“怎么会呢，”鼓手脱下裤子来回地翻看。没有，再翻，还是没有。

“哈哈，”笑笑想起来跟他睡觉的黑丫头，“在她吧！”他又开腿，手指着隔壁。满脸欢乐的皱纹。

对！鼓手反应过来，扭头奔向隔壁，黑丫头已经不在。床上扔下一张十块钱的纸币，表示对他一夜辛苦的报酬，同时也是对他吝啬的报复。鼓手拿着钱，想笑又想哭，返回去，把十块钱拍到笑笑的脑袋上。回身捡起扔在地上的鼓槌，敲打起五个连在一起的鼓面。真正的鼓手敲打出来的节奏，振得整幢楼跟着鼓点颤悠。三楼楼梯和厕所紧挨着的一扇门敞开来，穿着一身条纹睡衣的老曲艺团演员杨涛，刚把上完厕所的母亲扶回屋里，手扶着门框不断咳嗽着，看见鼓手和笑笑，他们一高一矮，从对面楼道里出来。两个鬼！他低声骂道，随手把身后的门关上。鬼混！他又加一句。谁谁谁！鼓手甩开遮住脸的长发，扬起满是粉刺的窄脸，边下楼边指

着杨涛。杨涛赶紧缩回身后的门里。二楼录像带批发站站长室门口，站长田念增正用毛巾擦着沾在裤腿上的绿色的菜浆。

“那能擦下去嘛！”笑笑说。

“你们俩真行！”田念增也为刚才的鼓声，对他们表示出无可奈何的笑容。

“行吗？”鼓手笑着问。

“行！”

“得啦。”

“得。你们是爷。”田念增翘起大拇指。

“您才是爷！”他俩同声说道。

她们在阳光下有种鬼森森的感觉

大齐子带着娱乐城的姑娘们，穿过门前堵塞的车辆朝对面小饭馆走过去。毗邻的饭馆里聚集着卡车司机，他们停下筷子看着从门口走过去的姑娘，她们在阳光下有种鬼魂的感觉：个个脸色苍白，涂抹着厚厚一层粉霜，一身黑色的衣裙，显得十分扎眼。

芬芳包子铺的女老板远远地朝着她们招手，她的铺子里没有让司机进去。门口一个铝制的蒸锅，正在冒着热气，散发着肉馅包子浓烈的香气。“我就等着你们来！”她朝着姑娘们喊道。“有人吗？”大齐子问她。“就两个曲艺团说相声的！”女老板说。大齐子进门。“齐哥！”鼓手放下手里的包子。“把我的姑娘带走也不吭一声。”大齐子坐在他们对面。嘿嘿，笑笑冲他笑起来。“你小子笑什么，给你一个你能使唤吗。”笑笑依然笑着，没有说他会不会使唤的问题。大齐子把一盒红塔山烟扔在桌上，示意他们抽。“我们比省歌那俩怎么样。”笑笑抽一支，用劲地吸着，吐出来白色的烟雾。娱乐城原来请的鼓手和歌手是省歌舞团的，门头比曲艺团响。“我不

管好不好，弄出响来就行。”大齐子说。是吗！笑笑表示惊讶。“还不觉味儿。”“看咱们在一条街住着的面子辞了他们。”大齐子说着捏住笑笑的脸。谢啦！笑笑挣脱开。他知道请他们的钱比请省歌的少了五十块，所以他没有笑。他不笑的时候，一脸少年相，眼睛很亮。哈哈，大齐子被他的样子逗乐，晃一晃身子，发现鼓手盯着正往门里进的姑娘。他顺着鼓手眼光看过去，姑娘正冲着这边挤弄着眼睛，手捂着嘴不笑出声来。鼓手想起被偷走的钱，撩起头发站起来。“你妈的。”他骂道。“噢！”姑娘叫唤着往女伴身后躲。“坐下！”大齐子看出来里面的奥妙，厉声吼道，鼓手低头和大齐子的目光对视着。不识数怎么的，大齐子抱住肩膀。咚咚隆咚呛！笑笑趁机用筷子敲响碗边。嘴里模仿着鼓声，十分逼真，吓我一跳！大齐子放下胳膊笑起来。姑娘们陆续进来，散坐到余下的饭桌前，掏出细长的摩尔烟。叼在嘴上。老板娘用汽体打火机给她们——地点着。“姑娘们吃点什么？”她扔过去一本菜谱。她们的脑袋凑在菜谱上，叽叽喳喳地念叨着上面的菜名。两盘包子，每个人一碗粥，大齐子说道。“再来两个骨架，两个酸菜粉，新拌的海蜇皮，”笑笑喊道。“还有新到的猪手，美容用的，”老板娘随着笑笑附和着说。“不要，”大齐子叨着烟，摇摇手。要！笑笑蹲到板凳上，冲着老板娘嚷道。“真抠！”老板娘趁势用胳膊压住大齐的肩膀。“要不要。”她把整个颤动的身体都倾斜过去。“你们看你们老板多糠！”她用劲压两下，冲着姑娘们撇着嘴。大齐子被压得喘不上气来。上上上，笑笑催促着。服务员一一端上来他们帮助要的菜。笑笑坐下来。“要不要！”老板娘没有松劲儿，她抽着烟问。终日烟熏火燎的脸抹上一层增白粉蜜，像贴上去一张纸，遮不住蜡黄的底色。“行啦行啦！”大齐子栽歪到饭桌角落里，冲着笑笑和鼓手摆手。他俩埋头喝粥，故意不理睬。门外蒸包子的男伙计手托着两笼屉包子进来。笼屉还冒着热气，姑娘们伸出筷子去夹。马上两屉包子露出来竹屉底儿。“别急！”男伙计调头往门外跑出去。还

没有跑出门，被外面往里进的人推回来。身穿黑色保安制服的冬生带着同样装束的保安人员闯进来。“都别动！”冬生喊道，手里的电警棍指过去。饭馆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老板娘松开大齐子。两个保安队员机警地穿过过道，冲进里间厨房。厨房传来什么东西摔碎的脆响，还有女服务员的惊叫声。“抬起脸来。”冬生指着大齐子手下的姑娘。她们有的正往下咽着包子，有的正夹着一筷子酸菜粉，都不敢再动，规规矩矩地扬起一张张浓妆艳抹的脸。“是不是她们？”冬生让两个菜贩上前，一一地辨认起来。菜贩看过，摇头表示没有他们要找的人。厨房里的保安队员没有任何收获地走出来，看见头顶上搭起的吊铺，吊铺上拉着一个粉红色的布帘，他们丝毫没有怠慢，拽过两张板凳，站上去把布帘撩开。

“冬生你要干嘛？”

老板娘这时候才清醒过来。

“我们例行公事。”

冬生毫不留情地说。

“啊！”吊铺上传过来一声惊叫。

“出来！”站在板凳上的保安队员用电警棍对着吊铺上一团活动的被子。里面露出来老板娘不满 20 岁的姑娘佳佳年轻的脸，脸上布满睡意。一头焗成金黄色的头发披散开来，遮住一双黑而黯淡的大眼睛，“妈！”她看见电警棍，惊恐地叫道。

“那是我女儿，冬生你疯啦！”

“出来叫我看一眼。”冬生不相信。

“丫头你让冬生这个不识数的小子看一眼。”

“妈！”吊铺上伸出来老板娘女儿流着眼泪的脸庞。

“还有没有别人？”冬生问。

“没有。”两个保安队员跳下板凳。

“冬生什么事情，大清早惊吓这些姑娘。”

大齐子这时候拖着长音问道。